

也论《语林》之散佚

林宪亮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摘要:《语林》在东晋曾经十分受欢迎,但是在被谢安指责描写不真实之后,此书就不再流行,至唐初便散佚了。学界一般认为它的散佚是谢安否定的结果。其实,谢安的批评只是使之不再盛行,并没有使其散佚。南朝宋时便有学者揭露谢安为泄私愤而否定《语林》的真相。当时的许多学术著作也引用《语林》的内容作为佐证,可以看出,南朝人对其内容的真实性是认可的。而导致它散佚的根本原因是《世说新语》的出现及流行,因为《世说新语》与《语林》的内容相似,而在艺术性、作者社会地位上又具有优越性。

关键词:《语林》;散佚原因;谢安;《世说新语》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0)05-0093-04

东晋裴启所撰写的《语林》出现之后,曾经一度大受时人欢迎,然而被当时政治家、大名士谢安指责描写不真实之后,此书遂不再流行,至唐代初年,这部长达十卷的小说就散佚了。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它的散佚是谢安指责的结果。毋庸置疑,谢安的否定对《语林》确实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也只是使它不再流行,并没有导致它的散佚。南朝时的文人还在阅读、参考、引用这部书。谢安对《语林》否定的影响也仅仅局限于东晋,到了南朝时期,就有不少学者揭露谢安否定《语林》的真相。客观上,他们起到了为《语林》辩护的作用。但是,他们的辩护并没有使《语林》再度流行,反而在唐代初年便散佚了,这说明导致《语林》散佚的原因并不仅仅是谢安的否定。笔者认为,南朝刘宋时期《世说新语》的出现及流行才是《语林》散佚的最重要原因。

一、谢安指责产生之影响

《语林》在东晋曾经广为流传,《世说新语》“文学”第24则记载了当时的盛况,云:“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1](318)}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南朝宋代檀道鸾《续晋阳秋》云:“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时人多

好其事,文遂流行。”^{[1](991)}然而,裴启的《语林》在流行时却遇到重大打击。《世说新语》“轻诋”第90则云:

庾道季诮谢公曰:“裴郎云:‘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裴郎又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谢公云:“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庾意其不以为好,因陈东亭《经酒垆下赋》。读毕,都不下赏裁,直云:“君乃复作裴氏学。”于此《语林》遂废。今时有者,皆是先写,无复谢语。

裴启在《语林》中记载了两则关于谢安的事迹,庾道季向谢安提及此事时,却被当事人谢安予以否认,以致时人以为裴启在捏造事实。谢安是东晋的政治家,当时的社会名流,南朝齐代文学家、目录学家王俭说:“江左风流宰相,惟有谢安。”^[2]谢安的一言一行能够左右当时社会的风气,因此,谢安也常常成为名士们模仿的对象。如《晋书·谢安传》云:“安本能为洛下书生咏,有鼻疾,故其音浊,名流爱其咏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敷之。”^[3]谢安由于鼻疾而引起的声音浑浊,竟然也能引得当时江南名士们的纷纷效仿,足可窥见谢安的影响力。他对《语林》内容描写不真实的指责,自然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自是众咸鄙其事矣”,^{[1](991)}于是,《语林》遂遭到众人的唾弃。《语林》被众人冷落的深层次原因是,六朝时人无意识作小说,崇尚真实、排斥虚构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

收稿日期:2010-04-01;修回日期:2010-04-18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11552081)

作者简介:林宪亮(1980-),男,山东梁山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

会风尚和创作要求,谢安所指出的《语林》描写不真实,也就是与这种社会风尚格格不入。唐代初年撰写的《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云:“《语林》十卷,东晋处士裴启撰,亡。”^[4]也就是说,这部小说在唐初就已经散佚了。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语林》的散佚是谢安的否定所造成的。“谢公以名士巨卿的身份,对一个布衣文士的书作如此苛刻的评论,一言九鼎,使此书声誉一落千丈,其影响大为衰减,最终导致此书在唐初过早散佚了。”^[5]“谢安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政治家,又是士林领袖,一言可以定乾坤,经过他的这一番抨击,人们遂认为《语林》记事不实,‘自是众咸鄙其事’,以致《语林》一书也随之散佚湮没了。”^[6]当然,谢安对它的否定,确实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在遭到谢安的指责后,“《语林》遂废”,对于这句话如何理解?笔者认为:这部书只是不再流行,而不是停止流通,更没有散佚。南朝宋代的刘义庆、檀道鸾,梁代的刘孝标、酈道元、殷芸等人还能看到《语林》,并且加以引用、参考。但是这时期存世的《语林》已经删去了谢安评论裴启、支道林的言论。正如《世说新语·轻诋》第24则所云:“今时有者,皆是先写,无复谢语。”这说明谢安对《语林》的否定所产生的影响,虽然还存在一些余波,但已经是微乎其微了。

二、澄清否定《语林》之真相

谢安否定《语林》对它的流通状况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毕竟谢安是东晋的第一名士,但是这不是决定因素,我们也不能过高地估计他的作用。东晋之后,人们对谢安否定《语林》之事的看法便发生了改变。

南朝刘宋时的刘义庆等人在编撰《世说新语》时,就表达了谢安否定《语林》的不满。他把谢安否定《语林》的故事列入“轻诋”门,这已经表明了刘义庆等人的立场,即反对谢安对《语林》的轻视与诋毁,同时对《语林》的遭遇报以同情。在《世说新语·文学》第24则,还记载了《语林》开始流传时的情况,作为“孔门四科”之一的“文学”门自然是作者褒扬的对象。更重要的是,《世说新语》“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7](47)}其中就吸收了《语林》中的大量故事。正如清人马国翰辑佚《语林》时说:“刘义庆作《世说新语》取之甚多”^[8],这本身就说明了刘义庆等人对《语林》真实性的信任与肯定。

如果说刘义庆等人在《世说新语》中对谢安否定《语林》的不满表现得比较隐晦的话,那么与他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檀道鸾在其历史著作《续晋阳秋》^①中的立场就直截了当了,他说:

有人于谢坐叙其黄公酒垆,司徒王珣为之赋,谢公加以与王不平,乃云:“君遂复作裴郎学!”自是众咸鄙其事矣。安乡人有罢中宿县诣安者,安问共归资,答曰:“岭南凋弊,唯有五万蒲葵扇,又以非时为滞货。”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于是京师士庶竞慕而服焉。价增数倍,旬月无卖。^{[1](991)}

檀道鸾在此处讲出谢安指责《语林》的原因是,谢安与王珣之间存在矛盾,而裴启《语林》恰恰赞扬了王珣的文才,所以谢安否定《语林》以泄私愤,也就不足为奇了。接着檀道鸾通过谢安诋毁裴启《语林》与他为其同乡推销滞货两事作对比,批评谢安不实事求是,只凭自身好恶进行褒贬,并进而指责说:“夫所好生羽毛,所恶成疮痍。谢相一言,挫成美于千载,及其所与,崇虚价于百金。”^{[1](991)}由此可见,这里包含了檀道鸾对谢安做事不公的不满和对《语林》被废弃的惋惜。

南朝梁代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其内容大体分为补阙、纠缪、备异、辩论、存疑、释典、梳理、别见等八个方面,这大大增强了此书的史料价值和可阅读性。四库馆臣评价云:“孝标所注,特为典赡,……其纠正义庆之纰缪,尤为精核。”^[9]刘孝标的注已经成为《世说新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刘孝标注中引用《语林》作为佐证达38次,这说明刘孝标对《语林》真实性的肯定。后人对刘孝标注的赞扬,其实也间接地肯定了《语林》内容的真实性。刘孝标注引梁代慧皎撰写的《高僧传·支遁传》,云:

遁每标举会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释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为疑。谢安石闻而善之曰:“此九方臯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俊逸。”^{[1](991)}

这句话表明,谢安确实评论过支道林,裴启并没有捏造事实。刘孝标注引用这些材料,虽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是他在客观引用之中已经流露出对《语林》的态度。因为他的这些注释都是在揭露谢安的不尊重事实,从而证明裴启并没有虚构,谢安对《语林》的否定确实是一种诋毁行为。萧艾先生也指出,“刘孝标注《世说》时,对此事极抱不平,认为谢安是从爱憎出发,殊欠公正。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谢之不满意《语林》,全在裴启不该载王珣所作《经王公酒垆下赋》。谢之论述《语林》时,挟有个人私怨,无怪乎后世皆同情于裴启了。”^[10]南朝齐时臧荣绪、王隐、虞预、何法盛等史学家所撰的《晋书》虽然已经

散佚，但通过观照现存的它们的佚文，也可以看出他们撰写的《晋书》中吸取了不少《语林》的材料；梁代酈道元撰《水经注》亦引《语林》中的两条材料作为佐证；梁代殷芸所撰《小说》中，同样可以看到《语林》的影子。南朝时期的文人大量引用《语林》的内容，表明他们对《语林》的是否真实不再持怀疑态度，而是持肯定态度。

总之，东晋之后，刘义庆、檀道鸾、刘孝标等人都为裴启《语林》的遭遇鸣不平，揭露谢安不尊重事实、以泄私愤的行为，并加以批评。这其实是在为《语林》翻案，这对人们认识谢安否定《语林》的真相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南朝时期的许多作品将《语林》的内容或作为故事来源，或作为文献资料，这都说明《语林》在他们心目中具有史料价值，其内容也是可靠的。然而，尽管他们做了许多努力，还是没能挽救《语林》散佚的命运，因此，也就不能简单地把《语林》散佚的原因归结到谢安身上。换言之，《语林》的散佚非谢安一己之评价所能左右。

三、《世说新语》的流行与《语林》之散佚

《语林》在南朝没有再度流行，到了唐代初年便散佚了，这与《世说新语》的流行有着直接关系。东晋灭亡不久，南朝宋代的刘义庆及其门下的文人，编撰了一部与《语林》较为相似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此书一经问世便得到了当时文人学士的喜爱。南朝齐代的敬胤、梁代的刘孝标都为《世说新语》作注，这更表明了它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它的出现及流行导致了《语林》的散佚，具体原因如下：

第一，《世说新语》比《语林》内容更丰富。根据现在辑佚的《语林》与《世说新语》作对比，可以发现：《世说新语》有82条故事采自《语林》，几乎占到了现存《语林》全部条目的一半，可以推测，《世说新语》涵盖了《语林》的大部分内容。以至于人们阅读《世说新语》，就几乎等于阅读了《语林》。鲁迅说：“《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书所记相同。”^{[7](47)}这里所说的“裴”，即指裴启的《语林》。《世说新语》还吸取了一些其他志人小说的材料，如《名士传》《魏晋世语》《郭子》等。这使它的搜集范围更广泛，取材更丰富。从表现范围上看，刘孝标引《续晋阳秋》曰：“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1](991)}《语林》的描写对象是名士们的言谈举止，这也是《世说新语》描写内容的主要部分。而《世说新语》描写的时间范围更为广

泛，后者完全能够把《语林》的时间范围包括在内，并且还延伸到东晋中期以后以及南朝刘宋初年，所以人们会更加关注与时人更为贴近的《世说新语》。六朝时期的一些记载名士的志人小说，如郭颁的《魏晋世语》、袁宏的《名士传》、郭澄之的《郭子》、沈约的《俗说》等，尽管没有遭到大名士的打击，但是与《语林》一样，都不约而同地先后散佚了。显然，这都与《世说新语》的出现及流行有着直接关系。

第二，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刘义庆与裴启相比，其社会地位上更具优越性。魏晋六朝是门阀政治社会，非常讲究人的门第出身。刘义庆是南朝宋代开国皇帝刘裕的侄子，他以王族及临川王的身份主持编撰《世说新语》，更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其内容也更具有说服力。而裴启只是一个没有做过官的庶族青年，各种史书都没有他的记载，谢安的评论使《语林》“声名成毁，决于片言”，^{[7](45)}这与裴启出身寒微不无关系。另外，刘义庆是王公贵族，并且“爱好文义”，能够利用身份之便，“招聚才学之士，远近必至。”^[11]所以在其周围不乏当时著名的文人学士，如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在编撰《世说新语》的过程中可以集众家之所长，在搜集资料、广闻视听方面也有优势。相反，这些都是裴启所不具备的。

第三，《世说新语》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比《语林》更高。刘义庆等人吸取了其他作品的材料，但是并不是直接拿过来据为己有，而是经过艺术的再加工、再创造。梁代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所用书籍多达四百余种，征引浩博，增其隽永，促进了此书的流传。通过与现存的《语林》佚文对比，可以看出《语林》的艺术表现力远不如《世说新语》突出。如《语林》云：

陈元方遭父丧，形体骨立，母哀之，以锦被蒙其上。郭林宗往吊，见锦被而责之。自后宾客绝百许日。^[12]

《世说新语》“规箴”第3则云：

陈元方遭父丧，哭泣哀恻，形体骨立，其母愍之，窃以锦被蒙上。郭林宗吊而见之，谓曰：“卿海内之俊才，四方是则，如何当丧，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锦也，食夫稻也，于汝安乎？’吾不取也。”奋衣而去。自后宾客绝百许日。

这两则故事说明的是同一件事，然而在艺术表现力和叙述故事的婉转上都有较大的差异，优劣之分一目了然。因此，《世说新语》成书以来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绝不是偶然的。

在《世说新语》中，也有许多不合史实、不合情理之处。它没有像《语林》那样被人抛弃，反而成了“名

士们底教科书”。这虽然也有刘孝标为其纠缪之功，但最主要的还是它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才得以流芳百世，成为经典著作。

第四，刘义庆等人将《世说新语》一千一百多条故事分成“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个门类，这种分门别类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是一个创举。它结构组织谨严，分门别类又暗含作者的道德评判，便于读者理解与接受，也方便了读者有选择性地阅读，同时也有利于人们对故事明辨是非，这些都是《语林》所不具备的。

综上所述，《世说新语》的出现及流行使得《语林》的存在价值大减。《世说新语》包含内容既广，艺术又精，其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是非常自然的，并且人们通过阅读《世说新语》也能获得《语林》的内容。所以，随着《世说新语》的流行，《语林》逐渐不再是人们阅读的对象，而是作为参考资料而存世，等到这种参考资料的价值也用完之后，它的使命便结束了，散佚也就在所难免。

在历史的长河中，与《语林》类似的情况还有许多。例如：魏晋六朝史学甚盛，各种官修、私撰的史书数不胜数，然而真正能够流传后世的作品并不多。在范晔《后汉书》成书之前，已问世的关于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后汉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各家之长，删繁补阙，整齐故事，最后超越诸家，后来居上。

范晔的《后汉书》完成后，除袁宏的《后汉记》尚存世之外，其他诸家相继被历史所淘汰。这些书被淘汰的原因也是因为范晔《后汉书》取得了更为突出的成就，得到了世人的认可，经住了时间的考验。

注释：

① 《续晋阳秋》已佚，所引内容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

参考文献：

- [1] 余嘉锡. 世说新语笺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2] 李延寿. <南史>卷二十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595.
- [3] 房玄龄. <晋书>卷七十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077.
- [4] 魏征, 等. <隋书>卷三十四[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011.
- [5] 程千帆, 程章灿. 程氏汉语文学史[M]. 沈阳: 辽海出版社, 1999: 176.
- [6] 刘世德. 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Z].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6: 712.
- [7]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
- [8] 马国翰. 玉函山房辑佚书[M]. 扬州: 广陵书社, 1989: 2865.
- [9] 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1836.
- [10] 萧艾. 读《世说》札记[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 (2): 5.
- [11] 李延寿. <南史>卷十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360.
- [12] 周楞伽. 裴启语林[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8: 5.

On the desertion of *Woods of Words*

LIN Xianl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Woods of Words* was very popular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but it was abolished after being criticized by Xie An for its being untrue, and was deserted until the early Tang Dynasty. Generally, the reason for its desertion has been considered to be Xie An's negation.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Xie An's negation could only make it unpopular, but could not make it being deserted. Some scholars in Song Period of Nan Dynasty had revealed the truth that Xie An negated the works for the venting his own angry. And some literatures had quoted the content of that works for reference. So, the truth value of the content was recognized. The real reason for its desertion is the appearance of *New Terms in the Worldly Talks* which has the similarity to that works in content but it owns its superiority in artistic quality and the author's social status.

Key Words: *Woods of Words*; the reason of desertion; Xie An; *New Terms in the Worldly Talks*

[编辑: 苏慧]